

張良學首翹雲天憶遼陽

● 郭冠英

張學良翹首雲天憶遼陽

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於二〇〇二年六月份如期公布了「毅荻書齋」的張學良史料

和口述記錄。中國時報歷史記者林博文看後非常失望，說其中謬誤甚多，其缺陷幾已無可彌補。林博文說：「反倒是一九九〇年唐德剛為少帥做的口述歷史，對西安事變敘述得最詳盡、最切實、最坦誠。」筆者曾參與九〇年那些口述工作，對張學良未能好好的處理他的歷史，他衝動、糊塗、虎頭蛇尾，這種性格，大大影響了他在中國現代史上應有的地位。

開棺驗史不無遺憾

哥大的張之丙、張之宇姊妹，爭取到張學良口述的機會，她們也認真的做了，但張學良卻不認真，還想把其「自傳」燒

了，幸賴張之宇力勸保留了下來，她們保史之功不可沒。

這次哥大公布的史料，只算補遺；張學良在八〇年代末中共公布周恩來在事變中所發的三個電報後，已無秘密可言了。周生前指示這三封電報保密，是為保住蔣的面子，以保障張的安全。唯一所剩的秘密，只缺張學良親口說罷了。關於這一點，張學良在晚年口述中痛貶蔣介石，有點出人意外。連在九〇年曾親耳聽他批蔣說：「蔣中正說：我們不剿共了，同共產黨合作。」筆者還追問：「是他親自對你講的，還是他太太轉述的？」張說：「當然，親自。」中國現代史中最重要的口供

就如此取得了。

哥大的資料，其中最重要的是張在五

〇年代中所寫的自傳「雜憶隨感漫錄」，由於張之宇與張學良家的合作中斷，她便於過去兩年在「歷史月刊」及「明報」中陸續公布了，這些材料也已出了兩本書。

史學家大都已看過。此次哥大正式公布，報紙大幅報導，可說是把一份原限知識界小眾歷史的內參資料正式向群眾傳達。可能會激起台灣一些「保皇派」的反應，但也不會有太大的波瀾。

張學良在晚年口述中痛貶蔣介石，有分，如說蔣是抗日偽假，保權第一等，這就會使蔣介石的老秘書秦孝儀大感難過，因為秦、張交情甚好，張學良的九十歲生日是秦一手包辦，秦對張的說法很失望。與他五〇年代在管制下的書面說法有極大

的落差。張學良說蔣介石「非常頑固，思想守舊，沒有中心思想，只有唯我利益的獨尊主義。」「只知利用人，是個投機取巧的買辦。好吹，什麼幾年準備、幾年成功（反攻大陸）……」「蔣先生思想近似袁世凱，可是沒有袁世凱那麼大的魄力，袁想當皇帝，他也想當皇帝。」

張學良知道蔣介石想殺他，因此表現得對蔣很恭順。在西安事變後蔣只在溪口見了張一次，以後二十一年沒見面。二二八時，台灣有共產黨想救張，特務隊就準備把張殺掉。後來到一九五六年，蔣介石又把特務隊長劉乙光找去，叫他告訴張：一、不准收聽大陸廣播。二、不准與警衛接近。並且大罵說：「他還不悔過？國家弄到今天這個樣子都是他搞的。他早該死了，多少人要殺他，他知道麼？」

張學良聽到這些話，只能記下：「死裏求生，改頭換面」八個字。

見風轉舵死裡求生

但不久，蔣介石撰寫「蘇俄在中國」，聽張學良寫「西安事變」那一段，蔣以為事變是中共鼓動的，張卻坦白的說明事變全是他主動，與中共無關。蔣看了張的

供詞，就交給了蔣經國，以後蔣經國就以「反省錄」、「懺悔錄」之名發表了。又加增刪，故有二、三個版本。其實那本來只是封長信而已。

蔣介石認為張學良有了悔意，就對他好了一點，送他日記本，這就是「漫錄」的寫作起因。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，蔣介石在桃園大溪頭寮賓館接見張學良（現為蔣經國停靈處），在座的有蔣經國

。蔣、張這兩個「骨肉寇讐」見面，雙方都很激動，情景很感人。「西安事變」後，蔣夫人常說：「我們對不起漢卿。」宋子

張被送到溪口管束，蔣在最初一個月見了他一次，就是掛在「書齋」門口的紙條：「漢卿，請來小敘，中正」以後抗戰及國共內戰烽熾，蔣未再見張。一九四九年楊虎城被殺之時，張學良也命在旦夕，最後「餘生烽火後」，才得與蔣在大溪見面。

張在日記中記著：「相見之下，不覺得淚從眼中出。敬禮之後，老先生讓我進入他的小書齋，我說：『總統你老了！』總統也說：『你頭禿了！』老先生的眼圈也濕潤了。（問候近況後）含著淚說：『西安事變，對於國家損失太大了』我聞言，甚為

難過，低頭不能仰視。」這次會面後，張學良獲准搬來台北，過，七七事變後，張學良曾寫了一信給蔣

管制放鬆了。但張仍不改「多言、快口、任性」之病，一九六〇年，他把這次會面講給他的世侄周鯨文聽，反共的周鯨文避至香港。把此談話登在香港雜誌上，張大

為不悅。以後不再見周。故這段事也早為外知，只是張日記公布，更準確，更動人而已，這就是唐德剛說的一手與二手史料之別。內容即使完全一樣，當事人和轉述者在史料價值上就差很遠。

一直保護張學良的是蔣夫人宋美齡，蔣夫人常說：「我們對不起漢卿。」宋子文也一再請求對張「寬其約束」。在一九五〇年台灣局勢最不穩，張學良也命如危卵，蔣夫人就要來竹東井上看張。張學良立刻去信說井上到新竹路面甚壞，路途遙遠，叫宋美齡不要來。十多天後，宋美齡請張到大溪與她見面，這大概是多年後兩人第一次見面，但蔣介石卻沒見。以後蔣夫人常送禮物給張，對張家，包括子鳳及其子女，蔣夫人都很關懷。蔣夫人一直說張是個「君子」（Gentleman）。

請纓未遂最感難過

張學良對蔣不讓他出來抗日，最感難過，低頭不能仰視。

：「俯乞賜良殺敵之機，能使我之血得染敵襟，死得其願矣。若蒙允諾，良生當隕首，死當結草。」後來張學良把九一八做為元旦的開始，以惕勵自己。當他聽到上海廣播，由義勇兵進行曲改播靡靡之音，知上海淪陷，他很難過。抗戰中他寫了一些詩：「大好山河難駐腳，孰堪砥柱在中流」，也致信給東北軍的老部下叫他們堅持抗敵。

抗戰勝利，張學良高興的說：「我衷心期望解放了的故土，煥然一新。」但他也看到：「那塊土地裡還埋藏著大量炸藥，不曉得什麼時候會爆發的。」果然，隨後內戰再起，遍地烽煙，但張學良已被解到了台灣，他到台灣不久就碰到二二八。

二二八事變感痛心

國民政府當時擔心有人把張學良劫走

，據現在北京，已病重的前台共黨員吳克泰（介紹李登輝入共黨者）稱當時確有此計劃。管張的特務隊就有殺張的準備，這使得張極為痛心。他看到大陸官僚對台灣

，把你拋棄。然而這不是你的過錯，你有過可歌可泣的表現，英勇的反抗。被奴役了五十一年，也有些人認賊作父，也有些人忘了自己祖宗。當你回家的時候，又趕上了暴風雨，所以弄得你有點模糊不清。——

筆者認為，關了五十年，張學良也有點模糊不清，找不到回家的路了。

還有一份重要的史料，即張的「反省錄」全文，到底被刪了那些，這份文件由大溪檔案移交给了台灣的國史館，「近代中國」月刊在兩年前已予公布，另外情報局保有的一份也公布了。

在台灣十年後，他寫了這首詩：

何當共渡桑田水，痛飲黃龍踐故鄉。

也就在這時候，張學良寫了他最好的一首自況詩：

弔鄭延平

孽子孤臣一禪儒，墮膺大義抗強胡。

豐功豈在尊明朔，確保台灣入版圖。

翹首雲天故鄉渺茫

人欺壓，也憤憤不平，他寫下了一詩：

台灣，我相信你會成為這中國大家庭中的

一個好弟兄……當中國被異姓統治的時候

在五〇年代，張學良寫「反省錄」及「雜憶」時，對共產黨有很大的批評，但

這顯然是說給蔣介石聽的，他在八〇年代末，就對筆者推崇周恩來，說最佩服他。台灣人叫他講批評共產黨或對西安事變後悔的話，他也不再說了。他說：「當年的共產黨有人心！我支持他們。」到了最後幾年，他甚至說：「我可以說就是共產黨

想經由香港回大陸，但因為身體因素，最後竟不能成行。他常對筆者說：「他想極了東北。他在九一年曾回了一封信給鄧穎超，對國家邀他回去的盛情表示『無限欣快』『良寄居台灣，翹首雲天，無日不有懷鄉之感。一有機緣，定當踏上故土。』」

但張終因身體日衰，蹉跎不能成行，實為他最大的遺憾。

他在老年癡呆後，有一次在夏威夷馬路邊，突然說我要到那邊去，老看護以為他要過馬路，結果他說是海的那一邊——東北。

陪張的特勤組長李震元說，張說最佩服三個人：「老師、老蔣、周恩來」，但說蔣不是真心：「他不得不如此說」，其實他最佩服的只有周恩來。周在五〇年代

也曾傳話給蔣，勿對張不利：「否則大家將來不好見面。」

李組長說：「張信教也不是真信。」

張晚年說：「我就是共產黨！」不過，這是否為怨憤蔣介石的氣話，難以判定。

主恩天厚幸運之人

張學良是個矛盾的人，他自謂：「處事接物，但憑一己之小聰明和良心直覺，關於中國禮教，殊少承受，熱情豪放，浪漫狂爽，急事急躁，有勇無謀。」但張學良是最會反省的人，他被迫每天反省也懂反省，但就是不做。最恨他的人反而保護了他。他把「青天捅了一個大窟窿」，卻邀上帝逾格的恩典，可謂「主恩天高厚」。他或是中國最幸運的人，張學良說：「我是不受操縱的。」但他卻一直被歷史操縱著，他也操縱了一次歷史，扭轉了乾坤，歷史，把他報復了六十多年。以前，有關他的材料被刻意隱藏著，人們根據自己的想像及利益來編造他的故事，現在，材料攤在眼前，我們可以看到一部符合事實的歷史，一個符合真實的張學良，他，一生裸睡，現在他的被子也揭開了。

成聖發行人 大鑒：

弟愈來愈愛看「中外雜誌」所登有關之歷史文獻。

有關祝秀俠先生所編著「粵海舊聞錄」第五十二頁有關廣州「海珠鐵橋」興建一節，書中說是民十八年，當時省主席林雲陔所建。

但粵人，包括自己，均相信係陳濟棠所建，陳氏當時尚在西村建發電廠和 Cement 水泥廠。

請求證見覈爲感，至謝

祝好！

弟蔡作雍上 92 年 4 月 6 日

※中央研究院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蔡作雍院士來函，經本誌編輯部查證有關聖文書局出版，林華平先生撰的「陳濟棠傳」內有詳細記載，有關「海珠鐵橋」興建一節詳見「陳濟棠傳」第二五一頁，「發電廠」一節詳見「陳濟棠傳」二六八頁，「水泥廠」一節詳見「陳濟棠傳」二八五頁，有關「海珠鐵橋」、「西村發電廠」和「水泥廠」確為陳濟棠所建，特此更正，並謝謝蔡院士的指正。

讀者來函照登